羣鶯亂飛

文：馮禍　畫：家路

婚外情是很普通的

常恒問沈惠謝太的丈夫近況如何，答道：

「他還在外地經商。」

「謝太有無男朋友？」常恒又問。

「不會有吧？他們是正式結婚的。」

「婚外情是很普通的。」

「女人和男人的觀念不一樣呢。」

「我希望有婚外情。」常恒笑了。

「因爲你太太在外國？」

「她在香港時候也予我以較大的自由。」

「女人和一個男人談戀愛是希望有結果的。」

「有目的與有結果也有分別吧？」

「我不大明白。」

常恒也不再說什麽。驃罷，他們進音樂廳，舞台上已開場了，那夜的京劇祇是過得去而已。散場，他們跳上的士到東區一夜店，常恒問沈惠今夜京劇如何？答道：

「看得下去，不算精采。」

「我和你有同感，不過我是愛好京劇者，還是津津有味。」常恒說：「更因爲和你同看，和太太同看有別呢！」

「你的子女都在外國？」

「女兒結了婚，隨女婿移民，你考慮到移民嗎？」

「我暫時不考慮，有些小姐在目前結婚，是爲移民。」

「很多吧？」

「不少。」沈惠點點頭。

「許多先生到一九九〇年再說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一點五十分，常恒在的士中與沈惠吻別，照例是粵語所謂「錫一啖」而已！

兩天後，沈惠接到謝太的電話：

「徐太的旅遊店，希望出盤，你我都會些英文，把它接下來如何？」

「她要離開香港了？」沈惠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如果我們兼做賣貨員，沒有什麽自由。」

「我們過兩天會會面，今天台灣有朋友來，我要陪他們。」（九）

蜂語風言

倫繆

進貢客多

港府簡化手續後，赴澳客增兩成。

可能葡京收益最大。

互相鬥法

毒販以新法製毒。

且看警方如何對付。

求其次

私營老人院將放寬。

因爲當局無法照顧。

開心

驚世駭俗

著風：圖・主樓傷殺：文

「盜酒」號別酒送辛鹽：九

琉球數島，孤懸海中，原我國著名外藩，年年朝貢，後爲日本所奪，成了日之一縣。二次戰後，仍歸日本，是日本孤懸在其南海的一個島縣。初爲美軍基地之一，以後還給了日本。

機場乃一小廈，此地海水作紫、藍、赭諸色，環於諸島，成許多彩色圈圈。藤田同王友春隨衆下機，在這花木茂盛的小廈前，兩人照了紀念相。進入大咖啡室同飲咖啡混時間。他取出一張白紙來道：「你說先去慶應大學研究院辦研究生手續，大概多數租住附近。我名片上是公司的地址電話，我住在京濱線上，屬於橫濱的鶴見……。這是地址、電話。你安頓好了以後，我們再約，我陪你遊東京，欣賞欣賞這江戶文化。戰後一切更西化了，看眞日本，不在東京，也不在大阪，在京都、四國的首府高松，和北九州福岡一帶。東的紅燈區，從前的淺草，和一流的藝妓分佈的吉原，高級的吃酒區，現在只存在一點點了。而且改了和服電燙髮式。京都還存有古風，但青年人已不喜這一套了……。」

他將紙條寫好交給了王友春：「你住定後，給我電話，我們同機鄰座，也是一個緣字。青少年有爲，慶應是經濟銀行學的世界名校，戰後也大辦醫學院和工程了，先拿個碩士，再去紐約大學，那邊商業系學費貴，而出路都是極高級的大會社（公司）銀行。」

重新登機了，只半小時，便開正餐，原來那午餐屬於「司奈克斯」。是兩餐加日本餐，豐富而味美。有一小小膠盒盛着下酒用的「鹽辛」（深海魚內臟之鹽漬物）。藤田說：「拿開留下來，飯後再享用一杯酒，酒講興，飯講量，這鹽辛別號酒盜！」王友春已知有「鹽辛」、和金丹紅色的魚臟醬名叫電丹的，但都未吃過。忙學了讀音，藤田笑道：「字典爾了酒盜這個名詞，只有酒盜人一詞，薩卡奴斯比多，荒唐。酒盜意爲愛酒的强盜，用鹽辛過口，使人酒興大增……所以名叫酒盜。」

王友春打心眼兒裡佩服。他告訴他說：「我家工廠有東京辦事處，有人來接機，大概等我到研究院註冊後，便開始暑假了，九月初才開課呢。已決定先去讀三個月亞非語言學校，這是任何外國留學生必須過關的，一週只五天，每天三小時，我陪先生多習慣一下東京生活。」他們吃了酒，那位鹽莎奴送清茶來了，她笑對王友春說：「您日本話說得好？」

九：人在江湖

鄭水亨說：

「你們別爭論了，JANE和AMY的特輯還是照原定編排出街，但是一定要力求完美。其他的節目內容也要保証質素。現在大家吃飯去吧，這個會下午繼續開。」

這一次公司高層的例會使黃威廉很不開心，同時，會上對「夜夜笙歌」的種種批評，也在他心頭投下了一道陰影，使他感受到有一種沉重的壓力。

這時候，他感到自己就像在爬着一道峻崖峭壁，雖然頭頂上的道路難關重重，但他只能繼續向上爬，不能往下掉！往下掉就是無底深淵，會粉身碎骨的！

這麽一想，頭上冷出了汗。——眞的是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」嗎？

他無可奈何地吁一口氣。

JANE和AMY的特輯一直在京都、四國的首府高松，和北九州福岡一帶。東的紅燈區，從前的淺草，和一流的藝妓分佈的吉原，高級的吃酒區，現在只存在一點點了。而且改了和服電燙髮式。京都還存有古風，但青年人已不喜這一套了……。」

他將紙條寫好交給了王友春：「你住定後，給我電話，我們同機鄰座，也是一個緣字。青少年有爲，

風雨廣播道

陳浩泉

九：電碼有內破綻

上司雷文的辦公室在另一幢大廈，史密夫在電話中才簡單說了幾句情況，上司即命令他馬上來辦公室詳談。

這個六十歲的美國老牌特務，陰險狡猾却又善於攻心計，他不愛在電話詳談，事無大小，總是叫部下在自己面前細說，是怕電話讓別人竊聽傷了，即使在自己的辦公室裡，也一樣是警惕的。

五分鐘後，史密夫已來到。

「雷文先生，」史密夫一踏進房就說，「北極熊太狡猾，不斷更改電碼，說實在話，這連他們自己也不勝其煩的！」

「別沉不住氣，先坐下，」雷文慢理斯條地答，「要咖啡嗎？」

史密夫和他一比，顯得幼稚多了！和氣急敗壞的史密夫相比，雷文這個老老牌特務，史密夫和他一比，顯得幼稚多了！

「佩服你，還有心情享咖啡！」史密夫苦笑起來，「眞是臨危不亂，難得。」

「乾着急是解決不了問題的。」雷文按按對話機，叫秘書馬上送咖啡來。

史密夫無奈地搔搔頭皮，坐在上司對面的椅子上，點燃香烟。

雷文伸過手去，將對方電文拿來，很快地看了一下摔在桌上。

秘書放下咖啡，扭頭就走。

史密夫呷了兩口咖啡後，雷文才嚴肅地說：「電碼是有破綻的，仔細研究，不難譯出！」

蘇美諜影

東尼亞■

天涯俠客無刀

鴻木翊雯・文　秋風・圖

二十：山雨欲來

余顧南又道：「信叔叔抓緊時間再練他兩年，必仍可與其他三人並駕齊驅！」信水君大笑，連聲謂爲時已晚。

未幾已至靈隱寺外，寺內的僧侶已在打掃山徑，余顧南見那古刹巍峨壯觀，寺前有堵山壁，山石凹凸不平，甚是奇特，嘖嘖稱奇不已。寺前石階寬闊，進了山門，大雄寶殿已在眼前。

信水君似有急事要辦，不讓余顧南劇覽，拉着他自通道走去，到大雄寶殿後面廂房客舍，推開一扇門，道：「信某在此已住了兩個多月，喜其清靜，每晨聽僧侶們念經誦咒，煩惱減少了不少。」

客舍佈置得十分簡單，僅有兩張床鋪、一張桌子、一張櫈子，不過打掃得一塵不染。信水君又道：「此寺主持乃信某同鄉的一名親戚，小時候見過幾次面，信某認不出他，反讓他認出我來，極力挽留我在此住下，客居，是以你若住在此處亦方便得很，稍候吃飯時，信某向知客僧說一聲便行！」

余顧南聽其口氣，似要留自己在寺內住一段時期，不由一怔，呆呆地望着他。信水君微微一笑。「信某近來神不守舍，忘記告訴你，我想將全套『神龍刀法』傳與你，未知你意下如何？」

余顧南抓一抓頭皮，道：「晚輩受寵若驚，只是……。」

信水君似知其意，微笑道：「信某一則不會勉强你；二則不是收你爲徒，彼此關係依舊！」

余顧南嗫嚅地道：「信叔叔何不找個愛徒？」

信水君哈哈一笑：「世人但知良師難求，却不知佳徒更難尋！若能找到如你般的資質，信某自不會放過，可惜我命運多蹇，沉沒這個福份，且永垂不朽。抱粉學家便會在南極、海床和沙漠、珊瑚之類地區的岩心中發掘到遠古顆粒化石，在花粉化石的記載裡，都服食花粉補劑。他們相信，花粉中B族維生素特別豐富。

然而，美國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學體育系助理江湖風險，吾等朝不保夕，實恐絕技失傳！」他稍頓再問：「令師會知你隨我學過刀法，他有何意見？」

「家師也替晚輩高興，還說他日見到您，要當面謝您！他老人家門戶之見不深！」（五九一一）

二七一：毛裝男衣綫

港桃外源

辛海■

「織給李南的？」慧清抬臉看秀文。

大動作地點點頭，說：「對了！是他！」

「你——」慧清的腦子馬上出現了好幾個「？」，但她一時說不出話。

「我到了清水邨，打電話去東涌，叫他開快艇來取毛線衣！」秀文說。

媛媛暗暗佩服秀文媽的率直與勇氣。

「秀文，怎麽不聽你說起？」慧清問，視線仍落在那件毛線衣上。

「替男朋友織毛線衣，用不着發一條電訊新聞吧？」秀文說，雖好興緻地檢視自己心血編織的毛線衣的線紋。

慧清笑了笑，她從眼前的毛線衣，得到一個關于自己好友、密友、知交、同鄉姊妹的感情方面的訊息。不是一直認爲她是個其心潔淨如雪的婦人嗎？

「你跟阿南有來往？」

「又非十寃九仇，爲何不來往？」

「我指的來往是……」

「藍雲」號遊艇已開出深灣海港，航行在南丫島對開的海面。艙房裡，慧清、秀文與媛媛在喝熱檸檬茶。慧清打量秀文身邊放着的塑膠袋，說：

「你帶了睡衣褲和內衣褲？」

秀文點點頭，片刻伸手，從中取出一件闊大粗咖啡色手織毛線衣來。

慧清問：「怕天氣更冷，你帶那麽一件厚毛線衣？」

秀文語聲清越：「我已穿得很足夠，這是男裝毛線衣！」

「男裝毛線衣？」慧清盯望。

「我織了兩個月，從天熱織到天冷。」秀文一臉的樂也融融。

聰明的媛媛一下子便想到——如此一件闊大的粗毛線衣是織給誰人的了！

「在清水邨你有熟人？」慧清的聲音。

「沒有，」秀文欣慰地打量手上的毛線衣：「不過在東涌，我有熟人。」

九：報紙作大

美華曰：「不必矣，我已經約了姊妹先去飲茶。」

嚀囉文曰：「美華，你眞係關我？」

美華曰：「我點敢關你呀！」

嚀囉文曰：「口不對心，我諗你一定係關了我。」

美華曰：「文哥，我夠鐘矣，係咁先。」

美華立即收綫，嚀囉文有符，唯有打算晚上去夜總會帶佢出街再傾。

嚀囉文諗起馬錦祥個單老鼠貨，越諗越心郁，但一百六十萬，唔嚟少。

這單嚟似乎有些蹺蹊，花柳培查過報紙，話珠寶行損失六百萬，去校華千分之一吋的精密儀器。

嚀囉文曰：「照計班友有乜理由百六萬肯甩手嘍？」

馬錦祥曰：「班友當然等錢至會咁平，佢班友搵人估過價，話可值三百八十萬者也。」

嚀囉文曰：「如果我做，幾時可以辦？」

馬錦祥曰：「文哥，講笑乎？睇辦？」

嚀囉文曰：「我又點知堅定流。」

馬錦祥曰：「你對珠寶亦有認識嘍？到時到候，一手錢，一手貨。」

嚀囉文曰：「但咁大單，我要睇過得，你話值咁多，唔值又點？到時我袋錢豈不是好成問題？分分鐘畀人刦走七百萬美元。但至今枯草熟症尚無法根治。

有人詛咒花粉，但在另一些民族心目中，花粉却是神聖的寶物。在美國的西南，普埃布洛人和阿帕切人舉行發耳（達到青春期），特別舞會和治病等儀式，花粉是絕對少不了的。對那伐鶴人（美國西南部的印第安人）來說，花粉乃是宇宙間神聖之物——生命、繁殖力、和平與豐碩的象徵。那伐鶴人買了一部新車，第一件事就是往車輪撒些花粉；在物物交易中，付不起醫藥費的窮人，也特別准許可用花粉取代錢。（秦成、新八九五六九）

市城之光

■匡成

媽媽好（九）

下班回家，林德雄準備向太太低聲下氣的陪不是，然而，不見太太在家，問子女，媽媽何去？子女們說不知。

「你們食飯呢？」

「我們食自己。」

三個子女沒有說話。

林德雄歇一歇，揚手道：「上班去罷。」那聲調是和平到極點的。

三子女互望一眼，便轉身出門去了。

林德雄發揮了父親的威嚴，喝令停步時，果然有效，雖然自責，但自己一向慈祥，從未試過疾言厲色的，今天如此，似爲例外，因而又感到對子女們有些太過份了。

家中剩下他自己一個人，索然無味的，便自我穿衣上班。

平日裡，一切有太太照顧，雖然不是衣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起碼也有太太準備了上班衣服，今天，太太什麽也沒有預備，祇有自我找尋了。

平日穿衣等等，不必十分鐘就辦妥了。今天，花了二十分鐘，仍然未能出門，顧得東來忘了西，結果，早餐後，三十分鐘然後可出門，爲了趕時間，韓而栗的士上班，錢花多了，又十分心急，幸未遲到。

林德雄也想到，自己沒有太太爲助，實在很不方便。

他當然不希望太太要離婚，因此，他要作最後努力。

父與子

■王方

九：卓站上人山人海

上山下鄉的人，都是紅衞兵的頭頭，什麽派什麽派的骨幹分子。那時被選中下鄉的人，是一種光榮，胸前掛着大紅花，開大會歡送，省市革委會的頭頭到場講話，勉勵一番。

後來上山下鄉的人越來越多，現在連不是紅衞兵的待業青年也要下鄉，歡送儀式沒有了，下鄉青年也不再胸掛紅花。這一天，德鈞揹着被蓋，李素娥替他拿着一個網絡，網絡內有面盆鐵桶衣物，在路口乘公共汽車去小北長北的長途公共汽車站，集體集合，一齊乘長途汽車去從化。

一班人，並不是學校組織的，而是由市革委會組織的，一條街道一個小隊，但見東一堆人、西一堆人，人頭湧湧，十分混亂。李秀娥先見到一些相熟的街坊，打過招呼，然後才找到了她那條街道的派出所幹部朱同志。

派出所幹部朱同志，一一點名，人到齊了，便叫他們上車，直至比原定出發的時間過了一個小時，區革委會的幹部才下令開車。送行的家長們個個愁眉苦臉，車上的青年都不知愁滋味，大聲唱語錄歌「下定決心……」歌聲伴着車聲開車。

途汽車站，眞是人山人海，既有下鄉的青年，也有省送行的父母與家人。德鈞他們這去到小北長途汽車站，乘公共汽車去小北長北的長途公共汽車站，集體集合，一齊乘長途汽車去從化。

德鈞他們這一班人，並不是學校組織的，而是由市革委會組織的，一條街道一個小隊，但見東一堆人、西一堆人，人頭湧湧，十分混亂。李秀娥先見到一些相熟的街坊，打過招呼，然後才找到了她那條街道的派出所幹部朱同志。

派出所幹部朱同志，一一點名，人到齊了，便叫他們上車，直至比原定出發的時間過了一個小時，區革委會的幹部才下令開車。送行的家長們個個愁眉苦臉，車上的青年都不知愁滋味，大聲唱語錄歌「下定決心……」歌聲伴着車聲開車。

技科知新

精密確定植物所需要水份

植物水份調節器

利用電子感應儀控制節省灌溉用水

黎炳堅先生：

水果和蔬菜需要水份來生長，這是毋庸置疑的，但需要多少水份呢？對菜農和果農而言，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，而對那些氣候乾燥、水資源有限而珍貴的菜農和果農來說，這個問題關係尤其重大。許多歐洲農民根據空氣濕度表和估計土壤的水份飽和度，來計劃他們的灌溉需求，這種方法符合經濟原則，但不夠精細，農民往往會灌溉太多的水於作物上。

現在，法國推出一套新式的電腦化「乾旱感應系統」，它可以精確地確定植物需要多少水份。製造商指出，這套系統能夠使栽培者用於灌溉作物的水量減少一半。

這套已申請專利的系統稱爲水份調節器（PEPISTA），它在由法國一家專門研究電腦化農產品的公司製造和銷售中。水份調節器利用直接附在植物、花卉梗部和果實上的電子感應儀。這些感應儀裝在可調整的金屬框架上，它們可測出植物莖幹或果實直徑的微量縮減（小至一百八十微米，而一毫米有一千微米，一百八十微米還未及一毫米的五分之一），而斷定植物是否已達到脫水程度。果園或田地中被監視的植物有一株以上出現種狀況時，感應儀就會自動啓動灌溉系統。

製造商表示，測量一株植物直徑的變化，是探查其水份需求的最可靠方法。法國國家農藝研究所所做的一項研究指出，在法國南部挑樹果園中所進行的灌溉試驗顯示，使用水份調節器後，植物的灌溉用水普遍來說較用普通的張力計方法（估計土壤水份的飽和程度），減少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，較以空氣濕度表爲灌溉依據的方式，用水量少了百分之五十。這兩種方式以採用水份調節器時，水果未成熟即掉落的比率就較低。

國家農研所指出，水份調節器的四具感應儀可監視三公頃的果園或農地。這些感應儀以電纜與一具「田野」微處理機（微型電腦）連接，微處理機則連接一部較大型的中央處理電腦。特別處理和設計的電腦軟件會判斷何時植物「開始口渴」。農民可預先決定必須有多少株植物達到脫水程度，才啓動灌溉系統——大多數定爲兩、三株。在菜園中，水份調節器每分鐘記錄一次植物的尺寸，在果園中則每半小時記錄一次。製造商表示，這套系統適用於所有植物和各種灌溉方法。

去年推出的水份調節器售價八百萬美元，它主要的銷售對象是菜農和果農贊助的民間研究中心。今春，製造商將開始銷售價格一百八十萬美元的新式水份調節器，它有八具感應儀。這兩種新產品將向世界各地銷售。（半勺、新八九六六五）

花草樹木

談今古花粉

人們認識花粉已有悠久歷史

是否具有療效仍屬見仁見智

林茜茜小姐：

近年來，花粉已成爲風行全球的營養品，其實人類對花粉的認識，已經有悠久的歷史。

科學家們通過考察泥土中穀物花粉含量的增多情況，查明了安大畧和丹麥的農業最早出現的具體年代，大大豐富了對人類史前歷史的認識。蘇黎世著名犯罪學家弗里，在七十年代細心檢查都靈裹屍布（一些入相信是耶穌基督死時的壽衣）後，發現五十六顆松——其中一些是阿納托利亞（土耳其）和巴勒斯坦的植物的產物——這意味着，裹布到過這兩個地方，還有不少抱粉學家供職於大石油公司，他們的任務就是根據土壤花粉的含量，指導石油工程師在何處鑽井，鑽多深鑽頭鑽得對不對處。

花粉的大小差別是很大的，粟米之類的花粉顆粒，大到肉眼可見，但勿忘草之類的顆粒却很小，須透過顯微鏡才看得清楚，一個針頭可容納萬粒，顆粉儘管細微，但粒粒幾乎一致，難怪科學家會以它爲標準，去校準千分之一吋的精密儀器。

天然界如果少了授粉這一繁殖法，我們上街買菜，最多也只能在馬鈴薯、洋葱、桑，過敏症猖獗到近三分之一的市民不得不移居他鄉。美國患上枯草熱這種過敏症的人，就有一千五百萬。由此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數量驚人。一九七五年，美國的枯草熱患者住醫院花了二百萬美元，找醫生花了二億二千四百萬美元，買藥花了二億九千七百萬美元。

瑞典的賽尼爾公司，一九五二年起就製造花粉產品：花粉牙膏、花粉飼料等。一九八三年，公司的營業額達二百五十萬美元，比上一年多了百分之五十，生產一億四千萬粒丸。賽尼爾的花粉補丸，在八個國家被列爲藥物，包括法國、阿根廷和日本在內。

由花粉引起的過敏症，非同小可。美國的土小住，必須及時更換，行車一段路程，應該清除掉擋風玻璃表面的塵土。

飲酒與車禍：酒後先是短時間的興奮，然後腦中神經很快進入抑制狀態，使人發生頭暈目眩、動作失調、反應遲鈍的表現。酒後開車常常肇事。據統計，有百分之四十的車禍是由酒後開車引起的。在每一百CC血液中含酒精達六十CC左右時，車禍的發生率便明顯增高。

戴太陽鏡與車禍：太陽鏡的暗色，能延遲眼睛把映像傳遞到大腦的時間，容易造成速度感覺的失眞，導致司機作出錯誤的判斷。假如汽車以時速八十公里行駛，司機對情況的反應時間便延長一百毫秒，即增加二點二米的急剎車距離。所以，司機在行車時不宜戴太陽鏡。

不良情緒與車禍：有的學者研究發現，當司機遇到不順心的事，如受到家人的批評、與別人爭吵或失戀等情況，可在一個短時期內有發生意外事故的傾向。在這個短期內，人總是丟三拉四、注意力不集中，易激動，對自己失去控制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應該適當安排一些無危險性的工作。

服藥與車禍：當米那、安寧、安定、拿海寧、三溴合劑、氯內嗪、苯海拉明、安其敏、非那根和撲爾敏等，分別屬鎮靜、催眠、安定和抗過敏類藥物，能使人引起頭暈、倦意、乏力、嗜睡、注意力不集中和反應遲鈍。服用後，大多在三十分鐘內發生作用，並能維持幾個小時。因此，司機在開車前應盡量避免服用上述藥物。

色盲與車禍：辨不清紅、綠色的交通標誌，患色盲的司機常常撞紅燈而發生事故。因此，必須堅持在學習開車之前，要先到醫院檢查是否患有色盲，如患有色盲者，應切勿學駕駛車輛。（柳生、新八九六四六）

坊街服務

曉天通

日常須知

長途開車須知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每年都要到美國長途行車，作爲製作冠冕禮服等方面的度量衡制度，不能隨意變化，仍沿用秦漢之制，當時稱爲「小制」。隋文帝統一全國後，再次統一度量衡，把前期增大的度量值固定下來。唐承隋制，至明朝和清朝，度量衡相對統一，制度也更加完備。

從我國度量衡的發展趨勢來看，尺寸是越來越長，升斗是越來越大，斤兩是越來越重。這種增長，標誌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，但更主要的是標誌着封建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盤剝越來越重。米粟布帛是統治者主要的掠奪物，把尺寸、升斗、斤兩加長、加大加重，表面上是提倡固定下來，但實際上剝削更重了。

有史爲証

張士良先生：

度是計量長短，量是計量容積，衡是計量輕重，這三種量的總稱就叫度量衡。度量衡大約產生於商業從生產中分化出來的時期，它同社會經濟密切相關。

我國商朝時期，度量衡器及地方都設有專職官吏，負責度量衡標準器的頒發、檢定和使用。春秋時期，諸侯國各自爲政，度量衡制度比較混亂，例如齊國每斤合一九八點四克，通天曉先生：

請問什麽叫度量衡？請在貴刊介紹一下我國度量衡的演變歷史。

張士良

謝讀者

林鳳貞小姐：

本報三十二周年報慶，承蒙寄來賀信，無限感激，謹此致以深切謝意。（通天曉、新八九八三一）

周月英小姐：

本報三十二周年報慶，承蒙寄來賀卡，無限感激，謹此致以深切謝意。（通天曉、新八九八三六）

楊廣先生：

本報三十二周年報慶，承蒙送來花籃，無限感激，謹此致以深切謝意。（通天曉、新八九八三九）

度量衡源起商周

歷代沿革制度更完備

通天曉先生：

勞煩介紹一下清代文字學家郝懿行之生平及其著作。

端木桉

端木桉先生：

郝懿行是清代著名經學家、訓詁學家，字恂九，號蘭皋，山東棲霞人。生於一七五五年（乾隆二十年），卒於一八二三年（道光三年），嘉慶進士出身，官至戶部主事。

郝懿行長於名物訓詁考據之學，潛心著述，對於「爾雅」用力最久，撰有「爾雅義疏」、「山海經箋疏」，援引各書，考釋名物，訂正訛謬，有許多精闢的見解，對後世有一定影響。

郝懿行尚有不少著作，如「易說」、「書說」、「鄭氏禮記箋」、「春秋說略」、「竹書紀年校正」、「晉宋書故」、「荀子補注」、「燕子春秋」、「蜂衙小記」等。（周默、新八九八二一）

成語典故

東牀快婿入木三分

有關王羲之兩個成語

謝文昌先生：

「東牀快婿」這句成語出自「晉書・王羲之傳」。

東晉時期有一個大書法家名叫王羲之，琅琊臨沂人。他出身貴族，祖父祖任過尚書郎，父親王曠任過淮南太守。晉元帝過江，是王曠首先提議的。但實際上是王羲之出的主意，只不過當時他年紀尚幼，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罷了。十三歲那一年，王羲之前去拜謁尚書左僕射周顗。周顗對他的才能非常驚奇。在宴席上，當時的人們十分看重牛心炙這個菜。周顗當着許多客人的面，首先割了一塊牛心炙給王羲之，以示自己對王的推崇。從此，王羲之便開始出名。待到成年以後，他的眼睛剛毀很受人們的讚譽。特別是他寫得一首好字，其筆勢被人們稱爲「飄若浮雲，矯若驚龍」。

王羲之從小隨他的養父王導生活，與王承、王悅一起，被譽爲王氏三少。當時的太尉派他的學生到王導家去，爲自己挑選一個女婿。王導領着郗鑒的門生到東廂逐個看了王導的子弟。這個門生回去之後，向郗鑒報告說：「王氏的那些少爺都不錯，但王羲之，字逸少，因官至右軍將軍，故後人又稱之爲『王右軍』，是東晉時期著名書法家。他的字博採衆長，自成一家，在我國歷史上和書法發展史上，享有盛名。

王羲之書法功力很深，是與他勤學苦練分不開的。據說，他每日練字不輟，即使在休息的時候，也揣摩字體的結構、間架和氣勢。心裏想着，手在衣襟上比劃着，時間久了，竟把衣服都劃破了。

傳說有一次，王羲之把字寫在木板上，拿給刻字的人照着雕刻。刻字人發現字的墨蹟已滲透到木板裏面有三分之深。

後人根據這個傳說故事，引出「入木三分」作爲成語，形容人說話、分析問題或寫文章，非常深刻。（豐餘、新八九四〇一）

「入木三分」是一個讚頌王羲之寫字功力深的傳說故事。

「東牀快婿」作爲成語，形容稱心如意的女婿。

「入木三分」是一個讚頌王羲之寫字功力深的傳說故事。

牧發室

林鳳貞

張士良

謝文昌

杜炳南

端木桉

周月英

楊廣

讀者諸君來函示名示址爲要

郝懿行・清代著名經學家

通天曉先生：

郝懿行是清代著名經學家、訓詁學家，字恂九，號蘭皋，山東棲霞人。生於一七五五年（乾隆二十年），卒於一八二三年（道光三年）

端木桉先生：

郝懿行是清代著名經學家、訓詁學家，字恂九，號蘭皋，山東棲霞人。生於一七五五年（乾隆二十年），卒於一八二三年（道光三年）

杜炳南先生：

關於遠途用車，作爲一個司機應該注意的事情，特別提供給你注意如下：

擋風玻璃與車禍：擋風玻璃表面若有微細刻痕、發毛或厚薄不均勻的質量問題，即失去均勻的光學特點，能產生不規則的光綫發散或會聚、阻射和變形，使司機的眼部肌肉容易處於